



陀思妥耶夫斯基



外国文学
小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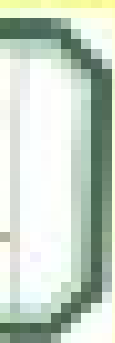
WAIGUOWENXUE XIAOCONGSHU



温顺的女性



現代文學與藝術



現代文學與藝術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成 时 潘同珑 译

温顺的女性

WENSHUN DE
NÜX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根据Ф.М.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2.10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6)译出。

责任编辑：磊然

封面设计：伍端端

温顺的女性
Wenshun De Nux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64,000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印张 4 插页 2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100

书号 10019-3997

定价 0.70 元

编者的话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生于莫斯科的一个医生家庭里。一八四三年，他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就完全献身于文学事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1845)深化了俄罗斯文学中“小人物”的主题，揭示了社会上的贫富对立和不公平的现象，博得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的赞赏。后来，由于文艺观上的分歧而同别林斯基及其文学友人们决裂。

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参与秘密革命小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捕，被判处死刑。临刑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宣布将他改处苦役及期满后当兵。一八五九年，他回到了彼得堡。

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返彼得堡后，以亲身经历为基础写了《死屋手记》(1861—1862)，展示了各类苦役犯的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受到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的高度赞扬。他的重要作品还有：《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罪与罚》(1866)、《白痴》(1868)、《少年》(1875)以及最后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

(1879—1880)。特别是《罪与罚》，给他带来空前的声誉，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九年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固然丰富了他的生活知识，使他积累了文学素材，使他对社会的观察和人生的思考更趋于深刻；另一方面，也使他远离俄国的先进阶层，使他思想中的消极面有所发展，他的宗教情绪逐渐抬头，使他对沙皇专制制度采取了屈从的态度。在四十年代受过别林斯基的影响，在进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活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成了俄国民主主义者思想上的敌人，主张“忍耐”和“顺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中最复杂的现象。他的创作和他的思想发展有着深刻的矛盾。在他所有的主要作品里都多多少少留下了他的反动世界观的痕迹。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不能脱离果戈理的现实主义传统，无视那些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受到极大苦痛的城市小市民阶层的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非常真实而亲切地反映了这些阶层的各种不同代表的悲惨生活，描写了他们在道德和心理方面的迷乱和思想方面的动摇，揭露了资本主义城市的尖锐矛盾和社会矛盾。

在《温顺的女性》(1876)里，男主人公是一个被社会排斥而变为冷酷无情的人。女主人公，十六岁的“温顺的女性”，是一个备受折磨和欺凌的孤女。由于某种机缘他们相识了，他感到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个和自己同病相怜的可怜虫，他以为她能理解他内心的痛苦而和她结婚。按说，这一对沦落人本来是应该相濡以沫的。但是，男主人公虽然内心深处渴望着幸福和谐，却性情孤僻、多疑，用高傲和冷漠来掩盖自己的真实感情。他尽管真心热爱妻子，痛切感到自己精神上的孤独，却迟迟不向妻子显示自己的真正性格。他由于高傲而和她保持疏远，不肯对她开诚相见，这就引起了她对他的蔑视和憎恶，终于使她走上绝路。

在全篇中，女主人公的话不多，但却真实地显示出一个稚气的、掩盖在温顺的外表下的倔强的灵魂。她不甘心于受人摆布的悲惨命运，始终在苦苦地挣扎，在奴隶似的繁重劳动中挤出时间来准备考试，在报上登广告寻找工作，但是在那个社会里她没有出路。她结婚并不只是为了温饱，她对丈夫曾寄予希望，期望能得到爱和温暖，但是她失望了，只好以死来作为抗议。

作者用男主人公在妻子自杀之后的内心独白的形式展示他的种种复杂的心理变化以及他和妻子的矛盾复杂的悲剧性关系，把主人公的全部思想感情

细致地向读者揭示无遗，证明作者不愧是心理描写的大师。

《小英雄》(1857)写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在阔亲戚家里纸醉金迷的环境中的所见所闻。作者通过小英雄的嘴，揭露了冷酷无情、假仁假义的上流社会。这个上流社会几乎把凌辱一切真正美好的事物当作他们的天职。M夫人是一个绝色美人，是小英雄崇拜的对象。她心里充满了对别人的同情、爱和期望。她的丈夫在外表上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绅士。“大家都叫他‘聪明人’。这是某些人对这种靠别人养肥自己、根本不做事、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的特殊人物的称呼，由于长期懒散和游手好闲，他们的肝脏已变成一团肥肉……他们几乎相信，整个世界仿佛都欠了他们的债；世界无非是他们贮存的一只牡蛎。除了他们，世人全是傻瓜，每个人都象一枚橙子或是一块海绵，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榨出其中的汁液。”就是这样一个酒囊饭袋，对他那天使般的妻子却颐指气使，横加呵斥，令人气愤。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儿童的形象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他笔下的儿童，大多是一些完全丧失了童年欢乐的小小的受难者。象《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的小涅莉，就是一个为读者熟悉的、令人难忘的形象。但是《小英雄》中的儿童形象，是一个

罕见的明朗和谐的形象，与作者平时常写的迥然不同。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

目 次

温顺的女性	成 时译(1)
小英雄	潘同珑译(64)

温顺的女性

(幻想的故事)

作者告白

我请求我的读者原谅：这一次我只用一篇中篇小说来代替通常形式的《日记》^①。不过，这篇小说确实占了我一个月来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不管怎样，我请求读者的宽容。

现在来谈谈故事本身。我在标题中称它为“幻想的”，虽然我认为它本身是极度真实的。然而其中确实有幻想的成分，而且正是在故事的这种形式中，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事先作一点说明。

这篇东西既不是短篇小说，又不是手记，问题就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一八七三年、一八七六年、一八七七年、一八八〇年和一八八一年自费出版发行一个期刊，名为《作家日记》，专门刊载他自己写的关于时事、社会思想问题、文学现象的评论、关于某些作家的回忆以及一些短篇小说。《温顺的女性》就发表在这个期刊的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号上。它占了这一期的全部篇幅。

在这里。请你们想象有这样一个丈夫，他的妻子几个钟头以前跳楼自杀，现在她就躺在他旁边的桌上。他在惊愕之余，一时思想还不能集中。他在自己房里走来走去，竭力要把所发生的变故想个明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一点上”。此外，他又是个无可救药的忧郁病患者，一个喜欢自言自语的人。于是他自言自语，讲这件事情，向自己解释这件事情。尽管表面上看来，他说的话前后一致，其实他有几次在逻辑上、感情上自相矛盾。他为自己辩护，归罪于她，而且作一些不相干的解释；时而是思想和心灵的粗鄙，时而是深切的感情。他实际上一点点地向自己解释了这件事，并且把“思想集中到一点上”。他所招来的一连串回忆终于以不可抗御之势把他引向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又以不可抗御之势提高他的理智和心灵。末了，和开头那种紊乱颠倒相比，甚至连叙述的语气也变了。真理在这个不幸的人心目中显得相当清楚明确，至少对他本人来说是如此。

故事的主旨就是这样。当然，叙述的过程持续了几个钟头，断断续续，东拉西扯，形式上不很连贯：他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好象在说给一个看不见的人，一个裁判员听。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有一个速记员暗中听他说话，并且按他所说的一切记下来，那末这个记录会比我所写的要粗糙一些，欠修饰一些，但是依我想来，那种心理的程序大概仍然

会是这个样子。我所说的这故事中的幻想成分指的就是这种有一个速记员把一切记下来(然后我在记录上加工)的假设。然而在艺术中,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形出现过不止一次:比方说,维克多·雨果在他的杰作《一个死囚的末日》^①中用了几乎同样的手法。他虽然没有引出一个速记员来,但他作了更加不可信的假设,他假设一个判处死刑的人能够(而且有时间)不仅在他的最后一天,而且在最后一小时,甚至完全可以说最后一分钟写他的手记。但是他如果不作这样的幻想,那就不会有这个作品——这个在他写的作品中最为真实、最为符合实际的作品。

一

一 我是谁,她又是谁

……只要她在这儿,一切还不成问题:我隔不了一会就走过去看看;可是明天人家就要把她抬走,剩下我一个人怎么过?眼前她在堂屋里用两张牌桌拼成的桌子上,可是明天棺材就要来了,白的、雪白的

① 这是雨果为了呼吁取消死刑而写的一篇作品。全篇虚拟一个死囚在几十张纸片上记下了他在临刑前一日的种种心理活动。他直到最后一刻还明知不可能而仍希求得到赦免。雨果写得极为深切动人。

那不勒斯绸^①，不过，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我只管走来走去，想给自己解释这件事。我想把事情弄个明白已经有六个钟头，思想却老不能集中。问题在于我老在走，走，走……事情是这样的。我只是按照先后次序（先后次序！）讲。先生们，我远不是一个文学家，这一点你们看得出来，管它呢，我自己明白什么，我就讲什么。我全都明白，我处境的可怕就可怕在这里！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是说如果从头讲起，那末，她当时不过是上我这儿来当东西，好付在《呼声报》上登广告的费用，广告内容无非是某某家庭女教师愿意出外工作，任家庭教师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是一开头的情形，我呢，自然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她象大家一样上门来，哦，其他情况也是如此。可是随后我就觉得她不同了。她长得那么苗条，淡黄头发，中等身材；跟我打交道时总显得有些迟钝，似乎感到不好意思（我想她对所有陌生人一定都是这样，而我在她看来，不用说，跟随便什么人没有半点差别，这是说，如果不把我看作一个当铺掌柜，而是把我看作一个人的话）。钱一拿到手，她马上转身就走。自始至终不说一句话。别人为了多当几个

① 意大利那不勒斯城出产的一种质地坚实的高级绸缎。这里是指衬在棺材里的。

钱，又是争论，又是恳求，又是讲价钱；这一个却不多要……我啊，我好像老是说不清楚……对；我首先是对她的东西觉得奇怪：镀金的银耳环，顶髻脚的锁片——一些只值二十戈比的东西。她自己也知道，它们不值几文钱，可是我从她的脸色上可以看出来：对她来说，它们是些宝贝——我后来知道，这些事实上就是她爹娘留给她的全部遗物。只有一次，我忍不住嘲笑了她的东西。你们瞧，我从来不让我自己这么放肆。我跟人说话，口气一直象个上等人：话不多，很客气，很严格。“严格、严格又严格。”可是她居然拿来了一件敞胸旧兔皮袄的残片（说残片一点不假），这下，我忍不住了，突然对她说了句近乎刻薄的话。我的爷，她可是生了大气啦！她有一双浅蓝色的沉思的大眼睛，它们象是要冒出火来！可是她一句话不说，拿起她的“残片”——走了。这是我头一次对她特别注意，并且对她有了一种类似这样的想法——我是说一种特别的想法。啊，我记起了另外一个印象，也就是最主要的、概括一切的印象，如果你们乐意听的话：这就是她看来年轻极了，简直只有十四岁的样子。其实她那时候已经是离十六岁只差三个月。不过，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概括一切的印象根本不在这儿。第二天，她又来了。我后来知道，她抱了这件皮袄上多布龙拉沃夫和莫泽尔两家当铺去过，可是人家除了金子，什么也不要，他们连话也不

肯说一句。我有一次从她那儿接受了一块玉石(糟透了的玩艺)——我后来思忖了一番,不由得纳闷起来:我也是除了金银以外,什么都不要的呀,可我居然让她当了玉石。我记得,这是当初想到她的第二个念头。

这一回,就是她去过莫泽尔当铺以后,她拿来了一支琥珀烟嘴——东西还不坏,喜欢这类玩艺的人说不定会中意,可是在我们手里仍然是一文不值,因为我们只要金子。由于她这次上门来是在昨天的反叛以后,我对她态度很严厉。我的所谓严厉其实就是冷淡。然而,我在付给她两个卢布的时候,忍不住说了一句,语气中似乎有些不高兴:“只有对您,我才这么办,莫泽尔决不会要您这样的东西。”在对您这两个字上,我特别加重了语气,正好使它们有了某种含义。我话说得刻毒。她一听到“对您”这两个字,又冒了火,可是她没有作声,也没有把钱扔下,她收了钱——人穷气短,没有法子!然而她火冒得有多高啊!我心里明白,我这是刺痛了她。她走了以后,我突然问我自己:对她的这个胜利难道就值两个卢布么?嘻,嘻,嘻!我记得,我两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值得么?值得么?”我笑着,给自己作了肯定的回答。那时候,我痛快极了。可是我并没有恶意:我是有意、存心这么做的;我想试试她,因为我心中突然转起了某些有关她的念头。这是我想到的第三

个特别的念头。

……嗯，从那时候起，事情就开了头。自然罗，我马上设法从侧面打听种种情形，并且特别焦急地等她来。我预感到她很快就会来。她来到以后，我对她表示了异乎寻常的礼貌，跟她亲切地攀谈起来。我受的教养不算差，举止也合乎规矩。唔，就在这时候，我断定她一定又善良又温顺。善良而温顺的人抵抗不了多久，尽管不大肯表露自己，却也决不会回避一场谈话：他们回答得很简短，可是终归会回答，而且话越说越多，只要你自己不感到厌倦，而你又要他们说话的话。自然罗，那时候，她自己什么也没有向我说明。我是后来才知道有关《呼声报》以及其他种种情形的。她当时正使出最后的力量来登广告，开头不用说够高傲的，内容是：“兹有家庭女教师愿外出工作，条件函陈”，可是随后却是：“愿就任何工作，教课、任女伴、管家、看护女病人、能缝纫”，如此等等人所熟知的一套！当然罗，所有这些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添到广告上去的，但是到了最后，她实在无路可走了，于是连“不需薪给，但求膳食”也说了出来。然而不成，她找不到事！那时候，我决定最后试她一次：我突然拿起当天的《呼声报》，指给她看一则广告：“青年女子求职，父母双亡，愿任年幼儿童之家庭女教师，如蒙中年以上鳏夫雇用尤佳。可帮助料理家务。”